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閱之教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就也戎兵也）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臣按先儒謂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人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該且必七年而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嗚呼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然必七年之久而後可以即戎未至七年猶未可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後世召募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盜賊衽金革之

戎夷其敗也宜哉其克有濟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朱熹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張栻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臣按聖人所謂教民者非但教其武技必先教以

文事也必使斯民知尊君親上之義然後使之執干戈擐甲冑習弓矢以敵王所愾而衛社稷如此則心專於内而堅氣奮乎外而果有不戰戰則無敵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輔廣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陳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臣按孔孟百世文教之宗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為言由是觀之非獨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名雖二而教則一要歸於明民之性全民之生而已然必民性明而後其生可全苟不教民而用之孔子

謂為棄其民孟子謂為殃其民為上人者平日不知所以教民乃一旦驅之以臨鋒鏑則雖不加之以斥逐施之以刑戮其實與棄之殃之也何異嗚呼為民父母不能生養之福祐之而棄之殃之矧又所爭者乃以土地名稱之細故是則孟子所謂民賊者也堯舜之世豈容如是之人哉如是之人堯舜之世尚不之容矧居堯舜之位臨堯舜之民者乃欲自為堯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為哉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

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臣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陳演之為八八六十四也所謂貙劉即武帝時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膢也膢音劉劉殺也蓋欲習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為禮也

靈帝中平五年詔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

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
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冑
介馬行陳三匝而還
蓋勲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以昭果毅秖黷武耳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
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四出立五
表又别墠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

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墠所建旗為和門如方色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隊之法凡教為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為後行旗臥即跪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輅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墠北和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

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東軍

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鋭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黄旗爲圜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鋭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而舉黄旗爲圜陳以應之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

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陳先鼓而為直陳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為直陳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投旅侍中奏禮畢乃還

臣按教閱之法備於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蓋一歲四時之教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為一代講武之

禮每歲冬月一行馬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

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

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閲之法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陳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宰臣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

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度頗亦失序惟左軍節度薛納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納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敕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車徒

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於師貞以弘武備

臣按唐玄宗嗣位未久即行講武其後又詔兩京諸州簡選教練其不忘武備有如此者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氊罽命强者兩兩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為馬檛施諸韋鞘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

遷隷之自是師旅皆精鋭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為上等艱於引滿者别為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為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隷之至道元年又閱禁旅有挽强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彊彀弩視其

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弛而為講校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劒舞皆能擲劒淩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鍔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劒舞前導觀者神聳

臣按秦人以講武為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為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懾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鷙而輕我中國也後世所謂角觝之戲日巧一日其間有妙捷如神者非積以歲月之久演試之勤不能造其極如此也習成之後止以資人笑樂顧於訓練軍伍之法茍應故事有同兒戲是以真為假而以假為真也今日操練軍士誠使

馳馬擊刺者皆能如優人之角觝每遇外夷朝貢燕享之際出以示之使彼目眩而神聳是亦不戰而屈人之兵之一計

真宗咸平二年大閲諸軍詔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之東武村為廣埸憑高為臺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竝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亙二十里諸班衛士翼從於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

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黄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駴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

陳畢令解鐙以弩弓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閲習詔行之陜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衽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臣按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臨敵難用可謂切中教閲之弊夫戰必用兵而五兵皆莫利於弓矢故操練以弓矢為大用請凡軍士

各執一器如鎗刀之類然皆必兼以弓矢馬是則長短之兵各具於一人矣每月三操之際而以一日專習長兵校其能否高下以為賞罰必全軍皆善射之人則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又人情由難及易易由輕入重難令之操兵者往往不擐甲而輕衣而所執之兵又用輕物代之一日遇敵驟加以厚甲重器必至於顛躓矣此亦操兵者之所當知
神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

其事請其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

自是數年敵不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户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沈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强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

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臣按自古以弓弩為中國之長技古之名將所以守邊禦敵者往往以是取勝載之史冊可考也沈括謂舍我之長技强所不能何以取勝吳玠謂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使其衝突不能相及觀二人言則知中國技之所長者誠在於射然非教之有素而激勸之有方則亦不能使之射遠入堅而洞重甲也請以常時教閱之外許邊將用种

世衡課吏民射法於過失之輕者差役之冗者以射中否為賞罰操縱則人人自勵皆精於射而中國之兵無敵於天下矣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皁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令則異矣臣甞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

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臣按軍情所以易動者由其無恒心也何也葢上之所以給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不貲用度不貲則衣食不給衣食不給則無恒心矣用無恒心之人以待不可測之變欲保其臨事不變難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軍情所以訓齊之者

其嚴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可也而亦不許衣皁及

葱韭不得入營門則甚矣無故不許羣飲可也

歐陽修言於仁宗曰數年以來點兵不絶然有點兵之

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

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

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

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

臣按修此言切中時弊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又曰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滚作一團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陳各有條理方得

臣按行軍不可無陳而陳法必有據依自昔以來

所傳者雖多然皆以八陳圖為得其法説者謂八陳始於黄帝用之以破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桓温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陳法隋韓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為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者六陳也宋蔡元定為八陳圖説朱子謂其分開方圓陳法不相混雜亦有取而又嘗與之論陳法元定曰譬如一箇

十分雄壯人與一箇四五分人厮打雄壯的只有力四五分的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的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由此言觀之則訓練之間不可不知古人陳法也明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諫蘇轍言諸道禁軍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閲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

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兵其餘止一教朝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惜者頗以為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鬬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

臣按軍士之所以善戰非但熟於技亦必養其力非但養其力亦必得其心茍於無事之時未戰而先失其心耗其力一旦驅之以禦敵心不在焉而氣力不足以繼之彼雖熟於技而精於藝而不為

吾用用之而不盡其心亦安能成功哉本朝之制

每月三操而於極寒極暑之候皆停焉其為法也

可謂得中矣

蘇轍進策於其君有所謂安萬民者其別曰教戰守有

所謂訓兵旅者其別曰倡勇敢教戰守之策曰生民之

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

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

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慴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

以區區之禄山一出而乗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於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

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蘇氏之策欲無事之時士大夫皆尚武勇習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其勝負以為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臣竊以謂令天

下州郡凡要害處皆設衛所以養列屯坐食之官軍以為民衛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而又使之執干戈以從事乎軍旅則民有辭矣然則今日官軍之外民兵不可用歟曰有事之秋禍變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於此教而用之非但為國亦以為民也彼又將何辭乎不得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即休可也

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

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馬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

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

臣按蘇軾此言真得夫激勸用人之道但其所謂視其勇者而陰厚之陰之為言豈王道蕩蕩光明正大之謂哉臣竊以為其言雖不能無偏而其策

則為甚善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為二等擇其一等强壯精鋭者以為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為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為賞費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為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為上五矢以上者為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為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斗其他技能以

此為準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為人所呰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効之秋雖欲隨衆退避不可得已如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為上所用有勇者為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為衆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於高宗曰減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

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人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别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悦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虚文也

臣按寅所言治軍虛實非但一時事也人君以誠為治凡事皆然而於治軍旅尤不可務虛文而不崇實效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車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臣按人君惟不惑於羣議乃能成事况軍旅之事

尤難於逆料遙度往往有意外之變報復之禍人臣非真有為國之心者不敢建議自非上人持志之堅見理之的臨事之斷而不為羣議所移動者鮮矣趙雄謂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豈但揀汰一事然哉

以上論簡閱之教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上之上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頤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

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熹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吕祖謙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

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乎

臣按先儒謂用師之道利於得正則不正不利可知矣丈人則吉而不任老成之人則凶可知矣然師既以正動而又任夫老成之人然非在上之人為之主宰則亦不能以成功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頤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竝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人臣之道於事无

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郭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

丘富國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

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
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
臣按人臣無專制之義故受閫外之寄者有剛中
之德而又適時中之宜然後可也然必有王者之
錫命至於再至於三焉承天寵之優布懷綏之德
如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然後專之也不然非吉
善之道也故為臣受命必協乎中道為君命將必
錫以寵命則臣無專擅之過而君無中制之失而

師無有不利功無有不成者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頤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無功所以致凶也

楊時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無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

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

楊萬里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臣按朱氏本義解輿尸為師徒撓敗輿尸而歸足以為犯非其分者之戒令從程氏傳以尸與為衆主者以為人君倚任將帥之法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頤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朱熹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臣按人君使其臣以統師馭衆固不可以不審尤不可以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於喪師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或彼或此而不歸於一是亦覆敗之所由也使一人焉以為三軍之司命人命之生死疆埸之得喪國家之安危

皆繫於斯苟使之而不當使之當矣而又使人參之皆足以致凶而取禍人君之使人固不可以不謹而況於任將授師乎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檀木為車)煌煌(鮮明貌)駟騵(駵馬白腹)彭彭(强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作亮佐助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之旦)清明

朱熹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

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如鷙禽之擊羣小雛然所至披靡夫豈有當之者哉此其所以為

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輔廣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臣按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名公受命以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則天下之所以不寧者以爭心之未息也爭心未息則見利則奪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强之攫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寧乎必欲王心寧必須王國之定必欲王國之定必得滔滔洸洸之武夫而經營四方以告成于王則四方平而王國庶

幾乎其定矣宣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體其欲寧天下之心而為之經營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大祖（始祖）大師（皇父之兼官）皇父整我（為宣王之自我）六師以修我戎（兵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之事）就緒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

仲為大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既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楊時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易未濟六五之光亦

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於家庭功勲閥閱允

孚於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失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

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

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

高閌曰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况已知其不賢而强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

吳澂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鬬之事乃使其

臣將兵於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臣按高氏之言用將之道吳氏之言用兵之道胡氏所謂三策則馭將之道也人主惟不知其臣之不賢而以為賢故使之知其不賢而使之者蓋鮮矣知其不賢而使之者必其久掌兵權不可猝去故不得已而使之往往置嫌疑於心而假以兵權一旦事機彰露而馴致於不可駕馭亦有之矣非

但棄其師而已也春秋書鄭棄其師不但責其君兼責其臣後世有國家與夫輔人之國家者其尚以春秋為法而謹其微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言所得不補所失　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茍入而賀何後之有

蘇軾曰蔿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隂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臣按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其所以為剛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强愎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為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況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為人以一少年之蔿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為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也又能以禮

以一禮為三軍之約束譬則束茅葦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治兵）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二十七年）

臣按文武非二道也為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臯陶賛堯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為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為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為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能戰鬬曉方略以為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人)厲兵(言其器)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殘下)慢(慢上)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方慤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傑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

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

臣按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是以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又於所選士之中簡擇其傑俊者以練習之以待不

時之用然既練習之矣若夫有事之時則又於傑俊之中而任其有功者蓋兵凶戰危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關焉必須甞經戰陳而屢著功勩者然後用之而用之又必專焉謂之專者付之以閫外之寄權必歸於一人事不從於中制也然月令以此為孟秋之令豈每歲至此而皆出師遠征哉蓋著為此令無事之時豫於此月而詔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有事之時必待此月而專任有

功以征不義誅詰暴慢所以然者明好惡之所在使四方萬國咸知天子之所好者仁以恤下暴而肆虐者則惡之所好者忠以敬上慢而無禮者則惡之好惡既明人心順服無敢暴下慢上而為不義者也有不義者天子必命將帥征之每歲於是月而一申明焉孰敢違王好惡而干天之誅哉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為將孫卿即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

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從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人行也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權無怠勝而忘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恡賞五權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一至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

二至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慎行此

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臣按荀卿論為將之道至矣盡矣所謂可殺而不可欺百姓敬謀敬事敬吏敬衆敬敵而總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卿之此言蓋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而與孫吳所著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至若所謂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斯三如者為將行兵而能

恒以此一敬存於心念念在兹事事在兹而又以是三如者凡戰凡行凡有功皆如斯言則永遠無覆敗之患而可以方行於天下矣

以上論將帥之任上之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上之下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臣按此九徵者莊周以為孔子之言引之以為泛觀人之法而六韜之論選將亦以八徵為太公之言所謂八徵者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其言與周蓋相

出入雖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君選將參以二家之說而驗之則其人之賢不肖亦可得而彷彿矣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臣按理官者掌刑獄之官也夫掌刑獄之官必無一毫之私以制人之死命然後可以為理官為將之道亦猶是也

又曰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

將提鼓揮枹音桴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

臣按天下之道二吉與凶反順與逆反生與死反所謂吉順生人之所欲也凶逆死人之所惡也於

人所惡之事非不得已烏可以用之哉是故國不得已而後至於用兵士不得已而後至於將兵可一而不可再可暫而不可常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豈真無哉甚言國之用將不可有制於中而士之為將亦不可有所制於外耳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臣按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之輔佐也豈一劍之任哉以一劍為任史所謂劍客也

六韜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鋭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彊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彊

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臣按古今論治者皆知相為國之輔而不知將亦國之輔也葢國之有將相如人之有兩手烏之有兩翼闕一不可相得其人則國體正而安將得其人則國勢彊而固是故治忽在乎文文之所以備相之輔也彊弱由乎武武之所以周將之輔也

三略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臣按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人君擇將當以無用之

先詳審徵驗然後用之既用之後付以便宜之權俾其隨機制勝可也苟進退皆從內制非獨將之功不成而君之心亦勞矣

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彊輔隙則國弱

臣按輔之為言夾車之木也車非輔則無蔽國非將則無威然為將者必才智全而無欠闕謀猷密而無罅隙然後其國彊焉不然中有空而不全外有間而可入則威不立威不立則勢不振勢不振

則日流於衰弱矣

漢高祖為漢王時初得韓信欲以為大將呼信拜之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臣按古者豪傑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禮然後肯盡忠竭力以為我用茍待之以常調則彼亦以

常人自居雖有竒才異能曷以自見哉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臣按古人之遣將必問敵之將何人先料彼之將與已之將相當否然後遣之因其所任則可以逆計其勝負不待臨戰陳而後決也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按錯言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林林者皆民也民之稟賦有彊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編集為兵精而擇之敎而練之作而起之則皆良兵而可以取勝矣然非求於林林之衆而用其糾糾之良雖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奮雖多亦奚以為哉是

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後可以成千萬之勝然千萬人之中羣居而混處未易以識之也然欲識而拔之其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讎而疎不以罪而廢是故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攘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疎賤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叅軍平蜀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

附是豈以形貌閥閲計其間哉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按錯謂器械利卒可用將知名君擇將四者為兵之至要臣愚以為四要之中而君擇將一者尤為四要中之至要者焉蓋將得其人則士卒用命而器械無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將統用命

之卒用精利之器則兵威振國勢彊而四夷服矣光武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敕無為郡縣所苦

臣按光武所謂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興師旅以征伐所以除盜而安民也然盜豈自外至哉即

民之為也平定安集則民去盜而復為民矣為將者必掠而屠之以張威立功盜則除矣而民亦從而損馬光武之為此言真知帝王用兵之旨也哉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一匹夫敵耳

臣按為將之道不過乎智勇二者而已勇以決其行智以運其用蓋當夫受命決戰之時無敵於前

無君於後奮發而剛彊固是勇也然而必有怯蔣之時焉則是智而已矣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戴溪曰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

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為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舍此雖太公莫之能行矣

臣按兵貴有制將貴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將之能否是以君之擇將必求其能不能者決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將既無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觀之選將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蓋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擴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盡

合衆人之能以為一已之能用此有能之將而統夫有制之兵進退分合左右以之無敵於天下矣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天下雖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與圖

回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歴不但耳聞目見而已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臣按國家不可無老臣而於將臣尤不可無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語有之智如禹湯不如更嘗

又曰百聞不如一見老將更嘗軍士多矣雖其辯論計慮未必竦動衆人而出其表然其所言論皆其所更嘗非無徵者故趙充國既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段會宗為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元魏明帝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

懷雄圖鋭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臣按思令此疏雖言當世之弊然後世世將之弊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果可以將否僥倖無

事徒以備員彼騃魯不自知茍快目前不顧後患固不足責矣而有國家者承祖宗百戰之餘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騃童庸豎一旦有事彼豈能支之哉

唐太宗時幷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臣按秦築長城以備虜延長數萬里役死百萬人

太宗以一人而當千萬里之衝而衛千萬人之命

其過於長城遠矣

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孰堪

大用靖對曰陛下常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

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

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

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

我云耳

臣按王者用兵貴乎有節制彼幸而勝亦幸而不敗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節制以不敗有成算以取勝是謂萬全之師

陸贄言於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鈇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

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曳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决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晝之道豈不兩傷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

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臣按贄所謂敦以付授之義罔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此可以為人主委任將臣之法至謂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此可以為人主賜詔將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於順物情其契在於通時變此數語者非但用以制軍馭將凡處天下事皆所當然

贄又言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凶悖夕謂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四者皆漢高祖所用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齊桓用管仲此桓文所以弘霸功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晉文公用寺人披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

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能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無忿疾於頑

臣按自古聖賢有改過之說而用人者亦曰使功不如使過況乎用兵戎之士而又當有事之秋尤不當責以全而求其疵也

宋蘇洵曰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

倅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倅也

臣按將相二者皆國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繫者也洵謂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戰必勝攻必取如此之將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此誠不得與相倅若夫折衝精神之將侍夫環衛而姦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

事自有廓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豈下於相哉

蘇軾曰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

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臣按軾謂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

真有見之言也夫試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誠未

見其必然也惟試之以一官使之臨衆而涖事則

才否見矣才則用之否則否

蘇轍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

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

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

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

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
宋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
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
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
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
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
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
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

哉

臣按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擇其利多而無害者為之斯可矣然所謂利者非便於巳私之謂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無禍害是也是以君子貴乎講學以明理公心以處事

轍又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彦昇馮繼業等

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闗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静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

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馬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户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

以百萬之衆而嘗患於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閒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彊敵而不敢輒近

臣按轍此言曲盡用將之道朝廷用將而能假之以權豐之以財而不繩之以文法小故則將得以盡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蓋躬自為將者也故

知為將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將兵者以將將此所以將盡其才而國賴其用也歟以上總論將帥

以上論將帥之任上之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錄監生臣陸紹堂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中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也之弟揚干亂行亂行陳之次於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

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為此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會盟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臣按此見魏絳能執法以肅軍禮而晉悼能容臣之執法以佐邦治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臣按將兵者一夫之能將將者萬乘之智君之於將猶將之於兵也人君必能將將然後將效其力將必能將兵然後兵盡其技將能將兵而君又能

將其將則任用得人而所向無不成功矣茍爲不然君之於將也惟因其職而用之而無駕馭之方是之爲遣將而非所以將將也將之於兵也惟以其勢而驅之而無節制之法是之謂出兵而非所以將兵也駕馭之道柰何杜甫詩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高祖之馭韓信可謂駕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寛仁大度性明達而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使則亦不能以駕馭之也較之易所謂神武

不殺雖不及然亦庶幾乎

光武征河北祭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命賈復别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

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闗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鬬而獨遣馮異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畧而明於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恤其妻子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為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遂

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按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矣光武於馮異可以為萬世人君推誠待下之法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懐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頻恚恨屯兵不出戰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為所并乃移屯陸贄上狀言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懐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御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

臣按當是時李晟既徙屯東渭橋後數日李懷光果幷李建徽楊惠元兵惠元死之贄之料敵可謂明矣然贄所言非但可以施之於當時其所以制軍馭將之策離合疾徐之勢所謂得其要契其時

者百世之下皆所當知者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養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臣按自古立國者必文武並用將相兼任然言相臣者不言馭而馭之為言乃獨加之將兵之武臣

蓋將之為將以武用為事以殭殺為任非人君有以駕馭之不能得其用也雖然此特霸主馭臣之術耳豈仁君待純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謂將臣者非求之於文臣之外用之以總庶政則謂之相用之以統軍旅則謂之將人君待之當如一誠心以信之直道以臨之任之云耳何名為馭哉

贄又曰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

合辯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躬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所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陳莫前虜每越境横行若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

臣按朝廷舉事當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過而於制馭將帥尤不可含糊隱忍是故萬人之中而

一卒被虜若無損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刼若無傷也然漸不可長微所當防功過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審是非審而功過明如是則萬里之遠如在几席之前萬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措理者得以伸其藴誣罔者不能行其私將見將無不竭其才卒無不盡其力矣

宋太祖嘗命有司為洺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甋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進控扼

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上寵異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視將帥不減其兒女大哉言乎帝王無間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君以家屬蓄其臣臣不以家事視其國非人也

太祖時内臣有逮事後唐者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

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馭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

臣按人君之與將臣待之不可不誠馭之不可不嚴太祖蓋得之矣

太祖以姚內斌為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

禄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宫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臣按後世人主得用將之術者首稱宋祖觀其謂財用豐盈必能集事雖減後宫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真知所輕重緩急可以為百世帝王用將之法矣

太祖時郭進御軍嚴部下整肅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

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甞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妄之耳即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會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於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

臣按人君用將而能用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則號令行而事無不集矣後世人主往往許將臣以

軍法從事及其下有來訴其用法過度者卻又責之則為將者不知所守而為其下者無所畏矣然則奈何曰有來訴者執以還之他日別敕以戒之可也

乾德二年王師征蜀十二月京師大雪帝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驛齎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得徧及全斌拜

賜感泣

臣按宋太祖因深宮之寒而思邊塞之苦臣下聞此安得不感歎而思盡其忠節哉後世人主耳目所及猶不知恤視此可以觸類而興思矣

太祖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上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寃

臣按王者興師以至仁伐至不仁去其不仁所以

虜吾仁也而為將領者不體上之仁而恣其暴虐
豈仁者之師哉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為使相及還語彬曰
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
且徐徐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至家見布錢
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
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

呂中曰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

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殺諸將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臣按人君之於爵賞雖有一定之規而不可無意外之慮蓋國之爵禄有限而人之功庸無窮吾於一事之功而遽爵之極品之位後又有功將何以

加之哉此後世功臣所以往往積功至於無可賞之地而罹他患也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為崇義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祀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

恐將帥恃功為過故抑全斌以立國法及事寧之後追賞前功此真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臣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即平設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則全斌之罪終不白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大抵人君為事其處心也當如青天白日其處事也當如震雷時雨

蘇洵作衡論其御將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

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茍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

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

臣按蘇氏論將有賢才二者是已至於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所謂智者結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嗚呼智與信皆五常之德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是則所謂信也而能先覺豈非智乎恩之所施心之所示皆本乎當然之禮而出乎自然之情非故以是而結之示之也蓋所謂賢才之品雖異而信智之理

不殊於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義有禮焉仁以保愛之義以節制之禮以優待之是則所謂天之道君之德國之政也術云乎哉

洵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

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亦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相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下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臣按洵謂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得古人威懐天下之術以上言駕馭

漢興六郡良家子給選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

出馬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西方屬金金主肅殺人生其地者多壯勇耐寒若自古以武勇奮者多在於斯雖然此論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無往而不有此又不可專以地氣拘也

北魏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將鎮之選脩警備之嚴詔公卿

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為北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如有執獲奪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

若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時賞罰

臣按袁翻所議濫舉將領之弊非但在當時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賞罰舉主之人臣竊以為其人有

功并賞其舉主即漢高祖因陳平而賞魏無知也此固可以激勸薦賢為國之人若夫兵家勝敗無常事固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若其人果怯懦而謂之勇果昏愚而謂之智則坐以濫舉之罰彼固無辭矣若夫事有出於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與焉者宜加研審核實不宜一槩以連坐坐之也不然則彼過為身謀者不復為國舉賢矣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

垜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

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槩言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

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求馬令宜立為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悦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

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臣按將才古稱難得然以臣觀之非其才之難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非獨上之人難於知人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蓋世之求將者必求其智與勇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試可也然試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剛決試之以智可以得其謀論而不能得其精審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當大敵警敏之見未必可以洞先機此人君之

求將所以貴乎先事而預求多方而廣蓄也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於治矣

臣按太祖此言即吳大帝勸魯肅讀書之意爲將而不明義理不通古今雖能成功不過麤材而已

是故古之名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墨尋章摘句如儒生之為耳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歷六年策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臣按武事與文藝異固不可以言語文事求也然於無事之時欲求戰陳軍旅之士不以言語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資世用貴乎得識

義理知機變之人無間文武皆然也試之以武舉欲其知威武戰爭之意爾彼誠識義理知機變一旦臨事料敵出奇應變舉諸此而措之耳論文科者謂科目不足以得人豪傑之士由是而出爾臣於武舉亦云

真宗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戰陳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節曰將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傾臨事機

變如何耳

臣按真宗謂將帥才難文武中固亦有之不經戰陳無由知之然戰不可試蘇軾謂試之於治兵蓋得之矣

范仲淹言於仁宗曰邊上將帥嘗患少人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遮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

條於諸班中掺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臣按就軍伍階級中求將拔其優量其才循其序而用之則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為平世選將之法然遇有非常之變則又在乎變通焉

歐陽脩言於仁宗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

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雄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躄庸懦闇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

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有非常之效報國

臣按脩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人君之選將才因人所舉薦及有功當陞賞者恒以

此三言為權度則得之矣

脩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

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

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臣按脩之此策行之今日亦為良便蓋祖宗以來軍伍之制階級部分已定難遽更改誠能就隊伍中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較等而上之試以軍職與原係管軍官員相兼任用待其智勇著見及有顯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富弼言於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為賢良方正恥為將

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奥瑣碎之事為問故令所習不專為有用之學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厲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

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𡧓相遠也

臣按富弼請舉將帥不限品秩不責罪過蓋限品秩則卑賤者不與而世多遺才矣責罪過則詿誤者永棄而世無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皆不可況求將才以即戎乎

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夫

習武者讀太公孫吴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亦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兵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

臣按自古文武無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為武也然此三代之學也後世事事不如古生於世者皆今之人而所為之事必欲古之復是務虚名而無實效武學之

設雖非古然聚武冑於一室之中專為一事之學

子夏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韓愈謂事業有專攻

亦未必無益也

蘇洵言於宋仁宗曰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

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

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

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禄臣恐天下

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

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録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

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齟齬一人有杌棿安即轉而危矣人君當國家無事之時賢才彙進之際恒思於心曰今日幸無事人才足給使令用之理政務涖黎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難今之將帥可以折衝千里固疆

圍息禍亂者誰歟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訪之試以繁難寛其約束養其威望儲之以備一旦倉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縝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

以百人為額

臣按富弼於仁宗時巳講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於儒學之外别立武學始此

張舜明言於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興歎側席而為憂在趙則强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皆戰之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

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今敵人未殄疆埸屢騷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傳云内無良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猶以為憂況以天下之大者乎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杶榦栝栢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幾有備之實故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臣按舜臣言將之為用不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斯人也豈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

培植之澆灌之壅其根而條其枝去其翳而除其蔽期之以大而不計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於斯哉國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則姦雄之心自折夷寇之謀自銷矣

高宗時校書郎汪澈因轉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鷙可率士

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

臣按國家之儲才如人家之蓄器物閒時求而收之急時出而用之則無缺絶之患矣人才有文武二途文才隨取而隨用取即有之惟武才不常用然亦不常有也須多方以求之諸路以來之積之於無用之地以俟夫一時之需然後儆急不至於乏人用也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

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横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淺深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臣按開武舉以試將才亦猶設文科以取儒士也科目以試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以求其心究其學識亦可彷彿其一二焉武科之於將才何莫不然宋太祖謂科目進士不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人足矣臣於武舉謂亦然

朱熹言於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

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

臣按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方

國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時無此等事也熹之此疏說出當時營求以為將帥之弊委曲親切如躬臨其事親見其人然人君用將當加審察曰吾今日之用將帥得無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案牘具備等級推先而即信以為實然也以上言選用

以上論將帥之任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